

刘绪源 著

隐秘的快乐

人生与艺术丛书



隐秘的快乐

刘绪源 著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(津)新登字 006 号

人生与艺术丛书

隐秘的快乐

刘绪源 著

*

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山东省德州地区新联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960 毫米 32 开 8.625 印张 2 插页 138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9-1889-3

I·72 定价:4.05 元

总序

柯
灵

人生华妙，世象纷披，缪斯女神用诗展示锦心绣口，咏叹讽颂；用小说铺叙悲欢离合，灵肉升沉；用戏剧传奇，衣冠优孟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。诸种身眼手法，别具风韵，各有千秋。而包孕天地万汇，人海波澜，闾远精微，无所不窥，无所不亲的，却是散文这一族。

散文显示宇宙广袤悠邈，造物的神秘，人工的瑰丽，空间无边无际，时间无始无终，物质世界的品类和运作无尽无穷。散文也反映心灵世界辽阔深邃，可以注视当今，回眸过往，

放眼未来。可以抒忿懣，摅忧患，展玄思，发狂想，叙欣悦，寄幽情。歌之，颂之，责之，答之，哀之，哭之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或与龙虎共吟啸，或与花鸟共笑啼。

散文最贴近生活，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，清谈娓娓，私语絮絮，可上九天摘星，可在裨中捉虱，意到笔随，不拘一格。寸楮片纸，却足以熔冶感性的浓度，知性的密度，思想的深度，哲学的亮度。一卷在手，随兴浏览，如清风拂面，明月当头，良朋在座，灯火亲人。

散文创作不但考检文字工力，也验证情操性行。文字虽小道，却是探察内心的窗口，或庄，或谐，或如姜桂，或如芒刺，或慷慨放达，或温柔敦厚，或玲珑剔透，或平淡自然，发乎性，近乎情，丝毫勉强不得。或真纯，或夸饰，或朴实无华，或锦绣其外败絮其中，也瞒不了明眼人。流派纷陈，是精神领域宽广的表现。物质贫乏暴露社会落后，精神贫乏表示民族衰老。一切文学艺术产品，在商品社会里，自然要进入市场流通，但艺术无价，灵魂无市。

善哉人生，美哉艺术，妙哉散文！

1993.1.8.

目 录

总 序 柯 灵

第 一 辑 美 与 人 生
/人生是美好的么? 3
/俞平伯不做真和尚 9
/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” 15
/灵感与“波普” 22
/有关审美的忠告 29

第 二 辑 艺 林 俯 仰
/莫恰洛夫与卡拉狄庚 57
/诗圣与乐圣 61
/性感与美感 65
/《少女情怀》 69
/沈威峰的花鸟画 72

/最美的文体	75
/小和尚就是我	78
/禅宗与现代派	83
/低谷的警报	87
/鉴赏随笔十四则	93

第三辑 人间留影

/沉吟与独白	119
/我的一段耻辱的经历	125
/我的朗诵生涯	133
/木石山房	136
/怀旧	139
/志摩的墓	142
/不似黄叶村	145

第四辑 书城游踪

/隐秘的快乐	151
/碑中生涯	155
/我的《钱笺杜诗》	158
/到灵隐买佛经	165
/儒林与里巷	171
/张中行印象	179
/平伯翁的文学踪迹	185
/美是不会欺骗人的	212

/钟情于凡俗的人生	228
/给少年	235
/关于留学生文学的三则序	
跋文	238
/跋《当代散文选析》	244
/书林漫话	248

后 记	267
-----------	-----

美与人生

第一辑

17

17

人生是美好的么？

有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，却希望在殊死的民族战争中“保持中立”；当目睹妻子和女儿都已被敌寇焚为焦土，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了，他变成了一个复仇神，一个孤胆英雄；他用早已过时的武器，消灭了一大群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正规军……这便是人们早已熟悉的法国影片《老枪》。

在《老枪》的故事进展中，频频插入了关于战前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的回忆，从而与战争形成了映照。这使我想到了我们文艺作品中的许多惯例，许多不成文的公式。比如，描写战争，为要反衬战争的残酷与敌人的罪恶，便把战前的生活渲染得越优美越宁静越好，几近脱离一切人世烦恼的桃源仙境（不妨回味一下电影《上甘岭》中那支甜美醉人的插曲）；我们描写“动乱”或灾难，则又不免将动乱来临之前的生活尽量往好处写，不知不觉地动用了理想化的笔墨（请回想一下包括《班主任》在内的最初一批“伤痕文学”）；作品中有“正面人物”与“反面人物”，为强调前者之好与后者之坏，便将一切错事坏事都往反面人物身上堆（似可将“文革”期间所写的“走资派”与当今“改革文学”中的对立面们作一写法上的对照）……凡此种种，俯拾可鉴。这种简单化的“知性”的创作方法，必然要破坏艺术有机统一的浑然状态。甚至，连优秀的苏联电影《一个人的遭遇》也未能免俗——这部影片对于战争与战后的描写是那样精彩而深刻，但对战前的“幸福的生活”却写得轻浮无力，流于一般，不外乎花前月下的恋爱，生活蒸蒸日上，妻子贤惠，丈夫能干，上级表扬，领奖登报……这里尝不到一丁点儿人生的苦汁，丝毫没有那种沉甸甸的生活实感。在同一部影片中，编导对于自己作品

的艺术判断力竟会存在如此明显的落差，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。

《老枪》与《一个人的遭遇》迥然不同，它完全打破了上述的“惯例”。出现在《老枪》中的战前的回忆，竟处处伴随着痛苦，时时鸣响着扰人心弦的“不和谐音”。这位知识分子的夫妻关系不是“举案齐眉”，不是“相敬如宾”，而是行将破裂。破裂的原因与战争毫无关系，那只是出于一种人生最常见但也最让人无可奈何的原因：妻子爱上了别人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（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后），丈夫一直忍受着痛苦的煎熬，因为他始终深爱着她……

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？这样的写法对于刻画战争有什么好处？而更奇怪也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作者这样写了，居然真的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感染力，居然使我们陡然增长了对于法西斯战争的异常强烈而真切的憎恶感？

无疑，正是这些渗透着苦汁的人生片断，搅动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触，唤醒了我们对于自己人生的回味和品别。它给予我们一种深层的熟悉感，引起了一种微妙的共鸣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写法保存了战前生活的真实性和复杂性，所以才可信、感人，因而真正起到了与残酷的战争相映照的作用。

无疑，这样的写法也有利于人物性格、心理的展示。妻子无缘无故被法西斯分子烧成了焦土，但

在丈夫的心中她仍是活的。他要让已经不爱自己的爱人明白，他是多么爱她，他是怎样为她复仇的；但爱人永远也不可能明白了，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的心头怒火骤然爆发。妻子所爱的年轻人成了游击队长，带着队伍赶来助战，他却谎报军情，将他们支走了。——他要用自己的双手（还有自己那把“老枪”）为她复仇，他要证明：他比他的情敌更勇敢，也更爱她！这种隐秘的竞争心理（人类性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），使主人公的性格变得真实而又丰满，使整个作品充满了人情味，使这个近乎通俗故事的题材大大高出于普通的情节剧。

然而，似乎还不止这些。我们所获得的深邃而强烈的审美感受，迫使我们进一步发出追问：为什么渗透着苦汁的人生才是真实可信的？为什么不完满的爱情心理（对这位丈夫来说，已经永远不可能“完满”了），可以使人物活起来，会使作品充满如此奇异的撞击心灵的人情美？

恐怕只能有一个回答：爱情也罢，人生也罢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，本来就是渗透着苦汁的。

对于毁灭爱情、毁坏人生的战争而言，爱情与人生当然是“美好的”，令人异常珍惜的；但这“美好”只具有相对的意义。

就爱情与人生本身而言，却终究是不美好的；这不美好则是永恒的、绝对的。这里体现着人类对

于自身的不满足，体现着一种永恒地向前发展的欲望。所以，越是显示了这种“不美好”的爱情与人生，才越能激起真切、复杂而深邃的审美情感。

《老枪》写战争也写人生，写战争是传奇式的，夸张的，略带点游戏的笔墨；写人生却是严肃细致的，一丝不苟的。在总体的分量上，《老枪》无论如何抵不过《一个人的遭遇》。但在战前生活的描写上，《老枪》展示的是真实的活的人生，它贴近了沉甸甸的充满缺憾的人生基调；《一个人的遭遇》所堆积的却只是战争的简单对照物，是用以说明或反衬主题的光明而虚浮的图画。在这一点上，后者是生硬而幼稚的，它无法激起深刻的美感。

在西方“战争片”中，以忧郁而痛楚的笔调描写战争以外的和平生活的，决不止《老枪》一部。西班牙影片《钻石广场》，写了法西斯战争给一个女人和一个民族所带来的灾难，影片以怀恋的目光频频回顾战前的生活，那时的生活虽然宁静，却也是琐碎的、单调的，充满着无尽的烦恼。美国影片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中的男女主人公，在摆脱了可诅咒的战争以后，并未过上美满的理想化的生活，一个死于突然降临的难产，另一个陷入了比战场上更难于自拔的痛苦深渊。在这些编导们的心中，“战争片”所要表现的，依然是我们的人生（而不仅仅是战争），战争是人生的特殊状态，战争以外的

和平生活则是人生的常态。无论是表现常态还是异常态，艺术家必须从中发掘出真实的人生感受，他的作品才会处处充满蓬勃的活力。

我们常常把“战争片”的目标局限于战争本身，却淡忘了艺术“为人生”这一更合乎艺术本性的标的。当艺术不能透过战争以表现人生，不能在千变万化的题材中揭示普遍共通却又永难捕捉的人生奥秘，那么，艺术就只能沦为实用的工具，而不能真正具备它所不可或缺的审美的价值。

审美，就是以审美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体验与再体验，就是以审美理想来重新衡量（而不是掩饰）人生的一切。所以，在审美的尺度下，人生将永远是不美好的。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人云亦云：“人生是美好的”，却不习惯于对这种现成的结论作一番深入的反思和验证。其实，这结论背离了人生的基调，反映出了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。我们认为：人生是不美好的，但这沉重的不美好的人生中却存在着“美的微光”。这“美的微光”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而缓慢地扩大的过程，也就是人的“人化”的过程，人类的希望就在于此。——这也便是人生的基调。当艺术从某一方面接近于这种真实的人生基调时，它也就便获得了熠熠灼人的审美的价值。

1988年

俞平伯不做真和尚

大约五六年前吧，偶尔从一位学者的文章中读到一句话，说佛教的禅宗哲学其实是一种美学。我当时呆了半晌，接着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以至于像陶渊明似地“欣然忘食”起来了。

我于是想到了俞平伯。俞平伯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《红楼梦》研究者，而且是“五四”以来数得着的大